



我在几所学校的新区参观,校舍雄伟豪华,已是发达国家的水平。问校长:“建了游泳馆么?”“有游泳池么?”回答全是否定的。有老师一脸疑惑地反问:“为什么要游泳馆?”也有校长摇头:“造价太贵了,养不起,不现实。”

可是,现在很多地方建一所学校都要两三亿元(甚至更多),占地几百亩,建游泳池不是没有条件。我在几所学校看到为教职工新建的地下停车场,行家看了都说“大气”。有些事不是办不到,是不愿做。对我的提问,有些教师的回答直截了当:“每星期体育课都砍得只剩下一节了,还造什么游泳馆?”“学生哪里有时间学游泳?家长会闹的。”

然而,我觉得让学生学会游泳比许多事都重要,其课程价值远远超过很多科目,远不止是某种体育能力的问题。我没见过调查数据,但我从学生那里得知:绝大部分学生没有学过游泳;几个会游泳的,水平也并不高,大概只是“一时沉不下去”。应试教育盛行之后,中国孩子的体质体能下降,是不争的事实。虽然学校和社会一再强调“安全教育”,但每年溺水的中小學生很多(还有很多大学生)。同时,每年多次传出有人落水,“群众围观,见死不救”的新闻。那样的新闻看多了,也就有了许多感慨。然而,我并不认为是国民素质低下,围观成性,很大程度上是不会游泳的人太多,他们缺乏救助能力。

我少年时在公共体育场游泳池学游泳,五分钱一张票(一支冰棒的游泳),可以游一个半小时;当年城市的游泳运动是大众化的,暑假里,从早到晚,在游泳池嬉闹的几乎都是中小學生。条件

安徒生故居在丹麦的欧登塞,离开首都哥本哈根大约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。说起欧登塞,或许还有许多人不知道,但是如果说到安徒生,这个童话著称于世的伟大作家,恐怕是无人不晓的。

安徒生故居就在欧登塞这个城市的一个小池塘边,欧登塞也因为出了安徒生,所以在世界出了名。

安徒生在他的老家欧登塞生活了十四年,以后在外漂泊了几十年,待他成名返乡时,家乡的房子有了很大的变动,是时安徒生说不清楚儿时曾经游玩和居住的地方的具体方位,他只是把手指向池塘边的那片房子说:“这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……”于是,政府就在这里建造了安徒生博物馆,在这里面有三间房子,就是安徒生的家。

和世界上众多的纪念馆、艺术馆、旧居、故居一样,都有其一般的模式,安徒生博物馆大抵如此,和其他的纪念馆、艺术馆、故居等大同小异。进门大厅一边有购买各类安徒生有关的纪念品,另一边一个大屋子里面墙壁上有安徒生的年表,比方说安徒生出生那年,欧洲发生了什么大事,安徒生离开家乡那年,世界上又有哪些重大事件发生等等。我对此类大事感兴趣不大,而橱窗里陈列的一些铅笔速写,或者是钢笔线描,还有不少剪纸,颇为引人注目。陪同的人告诉我,这是安徒生的作品。我一下子被他带有率真感的线条打动了。原先,我只知道安徒生的“海的女儿”、卖火柴的小女孩,以及“灰姑娘”等诸多的童话以外,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一手具有专业水平的绘画才能。以我的经验,他的那些用线条勾勒的作品,不经过四五年的专业训练,恐怕很难达到。安徒生是个天才,他的剪纸也同样大气,稚拙而有趣味。其中一张有人头的剪纸,如今成了欧登塞的“市标”。安徒生十四岁离开家乡后,曾到剧院工作,和莎士比亚一样,他原先的理想是当个演员。但不不知什么原因屡试不第。然剧院老板却发现了这个会剪纸和编故事的天才,随即送他去了欧洲各国旅游,走访搜集素材等等,故而成就了一个世界级的童话巨匠。

博物馆里三间小屋是安徒生小时候吃饭睡觉的地方,看着那些矮小的木床,以及低矮的屋檐,我能推及他那时的贫困生活。或许,也正因为安徒生童年的贫困而造就了日后的辉煌。我想,有时贫困是一种财富。从另外一扇门出去,是一条僻静的小街,两边竖立着涂有童话色彩的房子,屋顶都是尖尖的,或是北欧多雪的缘故。陪我们游玩的人说,原先这里价格比较低廉的房子,而今都非常昂贵,我问是否安徒生的原因,他笑笑,没有回答。

虽然简陋,毕竟让很多学生学会了游泳。现在游泳逐渐成了奢侈的体育活动,经济收入不高的家庭没有能力让孩子去学游泳。江河湖大多污染了,不安全;游泳池去不起,本地出售游泳卡,输入一千元,至多游二三十次。国家建起了世界上少有的“水立方”游泳馆,但是全民体育活动水平不高,会游泳的人的比例在世界上很低。

中国的孩子不会游泳,不但预示着体质体能不如别人,今后遇上别人有难,也只能做看客,从民族精神而言,将是更不幸的结果。现今教育界总在谈“提高综合素质”、“生命教育”、“教会生存”,——那么,能不能更实际一些,在体育课程标准中,要求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即学会游泳;在中考中,把游泳作为体育“达标”的考核项目,这可比“奥数”重要得多。

建游泳池不是很难的事,不需要高科技,也不是建高档楼盘别墅,更不是建“水立方”,不需要太大的财力。中国有相当多的钱借给美国,那儿的孩子差不多都会游泳,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游泳池。所以,我们的国家更应当让每个学生学会游泳。三年前,我在云南普洱二中看到建起了标准游泳馆,校长对我说的是:很多地方可以把钱省下来,这个钱不能省,一定要让每个孩子都学会游泳。就凭他的这个认识,我就相信这所学校的未来。

之所以有人感到“难”,是因为这个“让所有的学生会游泳”不在“政绩”考查范围内,远不如提升高考升学率“让群众满意”,能引起上级重视。所以,的确是能力问题,而是观念问题。——然而,学生和家長果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么?有没有媒体愿意调查一下呢?

如今的书,尤其是画册之类的艺术书籍,动辄大部头、豪华本,沉甸甸地双手捧着,像一块砖似的,硬是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,它的分量。

这些有“分量”的书当然是很占地方的。笔者不大的三居室,一间用作书房。然而,顶天立地、蔚为大观的一长排书橱也难以消化“大部头”的画册。有进无出的日积月累,书橱迅速被塞满,于是,新增的书开始向橱顶、地板蔓延,杂乱无序地堆放着。

近些年来,本人很少购书,更不轻易掏钱去买那些又贵又沉的画册。那么书从何来?曾经引以为傲的一个大手笔,是在十多年前,一咬牙花“巨资”购置了一套《世界绘画珍藏大系》,洋洋二十卷,整整占据了书橱的两个层面,也成了书房的一道亮色。

而其余的书,主要是画册之类,则多半是画展开幕式领取,或友人相赠或拍买行寄送。经济大发展,美术圈同样难耐寂寞,个展增多画册也随之泛滥。邀请函成了领书券,画家热衷于出画册,久未谋面,寒暄过后也像作家一样,笑容可掬地递给你一本新画册。拍买活动更是频频开槌,竞相追捧,而拍品预展通常也是人手

一个纸袋,里面装着两本印制精美的图录。

当然,最大的一次“收获”纯属意外。几年前,颇费了周折找到的“失散”三十多年的中学画友汪兄,竟然是一位从事当代艺术书籍印刷的老板,这下要命了,每次见面总会热情地让我捧走一摞子书,印刷机上留有余温和墨香的画册直接进入了书房。找到老友的同时,书也因此多出了一大堆。

还有一件趣事。五六年前的一个傍晚,我与儿时一起画画、现今已是某名牌大学校长的老友在茶楼闲聊,许是刚参加完一个什么活动吧,这位仁兄吃力地从手提包内拿出一本足有十来斤重的《谢稚柳诗画选集》赠予我。我费劲地从硬书套中取出画册,翻至扉页,见编者题了赠款,便犹豫道:“这个不妥吧?若干年后,许将成为一桩悬案。这位大人物的书怎么会跑到你书房来的?”闻罢,他调侃道:“无妨无妨,窃书不算偷的。”

若想找书,那可是体力活了。某日,脑袋里忽然蹦出的画面是在记忆中的某本画册,于是开始寻觅。然而要想找到那本画册却绝非易事,费时费力的一番折腾,汗流浃背完成了搬运“砖头”的苦差,结果往往徒劳无获,或干脆半途而废。而那些标新立异的外观设计,由于开本非标准以上架安身,甫一进门便被塞进抽屉或箱子等处,打入冷宫,基本上不会再惦记它们了。

前不久,书房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感受到了书的“分量”,并且心生后怕。是晚,独坐书桌前发呆,散淡的目光停留于书橱,恍惚中觉得几处搁板似乎向一边倾斜,定睛细瞧,确凿无疑!原来支撑搁板的插销不堪重负,弯曲变形了,搁板随之下沉,幸亏下方带有硬书套的画册起到了支撑的作用,如同木桩死死托住下沉的搁板,这才未酿成垮塌事件!一场虚惊过后,急忙请人对书橱做全身“体检”,把塑料插销全都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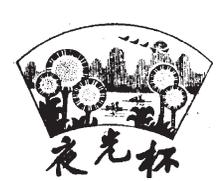
新的。“给,送你的。”他很真诚地递过来。“送我的?”我有点惊愕。“希望你不要介意,这拐以前我妻子用过,她也和你一样受过脚伤,如今痊愈了,扔放家柜里,闲着也是闲着,所以我想你大概用得着。只是——”他顿了一顿,“有种迷信说法,病人用过的东西是不能再还回去的。所以,这拐送你,希望你别介意。”“怎么会介意呢?你简直是雪中送炭啊。”我非常高兴地接过拐,试走了几步,真不错!司机也非常欣慰:“你喜欢就好,我就怕你有心理负担。不过,老师就是老师,是相信科学的。”

晚上,我拄着拐在客厅里自由活动,这拐设计得还真到位,腋下的部位处,那位司机的妻子用一块暗红的布各缝制了一块海绵,非常厚实,可减轻腋部的摩擦力。

司机送我别致礼物

倪琴琴

下车的时候,司机从后备厢内拿出了一副拐,看上去还是崭新



成了金属支架,但仍心有余悸。

不知书橱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,担心哪一天会突然整体趴下。于是重新调整书的力量分配:两头重中间轻,下层重上层轻。不过消除隐患的治本之策在于保持总量平衡:谢绝馈赠是一,忍痛割爱为二。艺术类书籍非同文字读物,精致的印刷和得体的装帧无可厚非。然而,给画册瘦身,让书橱减负,使读者轻松阅读,不再怕书,看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……

在炎热的阳光下,想到了树荫,那一团、那一片,云一般、烟一般的树荫呵。

想想那树,真有灵性,冬天,将树叶落得干干净净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,让阳光直泻而下。随着阳光渐渐地温暖,枝上的叶开始萌芽。当看清是叶子的形态,也不过是分币般的大小。然后呢,跟着阳光热度的上升,渐渐地越长越快,越长越大。它仿佛在同阳光竞赛呢,终于,赶在阳光变得炎热之前,投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。那风中窸窣窸窣的声响,仿佛是它们取得胜利的笑声。

那树荫来得不容易。幼小的树,哪里能有云一般、烟一般的树荫呢。那是经过多少次日出月升、春夏秋冬,才长大、才茁壮,才与对面的树牵起手来,共同搭成一个绿色穹顶。好像人,长大了,成熟了,才知道团结、知道责任、知道贡献。

不能说路上只有树荫。高楼也会投下影子,但高楼的阴影是一大片,从马路这端铺展到马路的另一端,其中没有浓淡的变化,因而呆板而缺乏灵气。

树荫就不一样。树荫是一幅画,一首诗,一曲歌。树荫在路面上,浓浓淡淡,好像是用泼墨技法画在路面上似的,而且独具匠心的留白——那是从树荫中偷偷地溜出来的阳光,间杂在树荫中,点点滴滴,斑斑驳驳。风来了,伴随着窸窣窸窣的声响,树荫摇动起来,光斑也跟着摇动起来,路面上仿佛有了可触摸的流淌的音符,无声的跃动的韵律。

树荫里的风也与别处不一样,带着树叶的清香和阴凉,像一股清凉的泉水;树荫里的蝉鸣,与别处不一样,经过层层叠叠叶子的过滤,去掉了鼓噪,变得清亮婉转了。

然而,路面越来越宽,树荫越来越少。那些新建的道路两旁刚种下的树,投下的稀疏一片、孤独一团的树荫,不仅无清凉之感,反而衬托出路面的明亮灼热。而且,它们注定此生无缘与对面的兄弟姐妹牵手拥抱,共同投下云一般、烟一般的树荫。

是咧,车子不需要树荫。车子有车顶,有空调,要树荫干什么?车子需要的是越来越宽的马路,可以让车子畅通无阻、疾驶如飞。于是那一团、那一片,云一般、烟一般的树荫,是不是逐渐成了城市的遗迹呢?

第二天,这拐已被我用得娴熟。我一上车,司机又从车位上递过一只袋子:“昨天,忘记把零件一并交给你。这是我妻子自己缝的拐套,你把它套在拐底部,可以防滑,家里的地板上用得着。”“谢谢谢谢。”平时能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我此时只会重复地说这两个词。

半个月后,我的脚已渐有起色,肿也退去。我可以自己驾车了。那天傍晚,司机来接我,我特地把准备好的车费一并给他,里面也有我的心意。我感激他风雨无阻的接送,尽管是利益关系,但是他的守时还是让我尊重。特别是他送的特殊礼物,让我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关爱。

事情已过去了一年,每当看到马路上的出租车,我的心里总会涌动一份感激。

十日谈

“打的”故事

鹧鸪天·草虫圣手

徐梦嘉

圣手虫天演雅楼,南潘笔底自风流①。寒蝉抱枝春秋度,卅载沉湮遗憾愁②。蜂蝶舞,蟹虾游。纸上精灵尽歌讴。墨薰画卷十方赞,韵满书衣百代留。

① 潘君诺(1907—1981),斋名“演雅楼”“虫天小筑”,“虫天”语出《庄子·庚桑楚》:“唯虫能虫,唯虫能天”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草虫画大家有北齐(白石)、南潘(君诺)之称,潘君诺又被誉为“草虫圣手”。

② 先师潘君诺一生坎坷,如抱枝寒蝉,去世近三十年时间里几乎被遗忘,而今声名渐隆。

树荫

王鸣光



神龟石 (速写) 朱白云

去年的这个时候,我像往常一样下了公交去学校上班,在一桥墩处,肩包被一辆正拐弯的货车顺势带了进去,于是,我毫无防备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,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左脚被车轮碾过。

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,我瘸着脚上班了。像我这种特殊职业,无法麻烦别人长时间代班,尽管伤势还重,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前去报到了。在小区门口,我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是亲眼见到我老远就瘸着脚边跳边挥动着双手向他打招呼,我一上车,他就关心地问:“脚受伤了?”我把当时的事故向他汇报了一遍,然后询问他能否每个早晚都来接我上下班。他沉吟了一下,然后约定还是打电话再联系吧。傍晚时分,他在我正失望的时候打电话过来了,并告诉我就在单位门口等我。

司机收费的价格很公道,

并没有因为我的特殊理由而增加,尽管早晚都成了我的专职司机。每天都要起早,7点前必须把我送到单位,而傍晚正是打车高峰期,我跟他约定,他不一定要遵守时间,我有耐心等待,但他从不会超过10分钟的误差。

我渐渐习惯了坐他的车,有时我们也会在途中聊些日常生活。他话不多,但开口也会说出些哲理。有一天,他来接我的时候,顺便问我:“你走路不方便,楼梯怎么上去?”我笑笑,扶着扶梯上去啊。“有没有想过要一副拐?”“怎么没有想过呢?每天单位的午餐,都是同事亲手端到我手里,有时还要学生帮忙,我心里很过意不去,如果我有拐,我完全可以自行前往。”我对他说了实话。

下车的时候,司机从后备厢

内拿出了一副拐,看上去还是崭新的。“给,送你的。”他很真诚地递过来。“送我的?”我有点惊愕。“希望你不要介意,这拐以前我妻子用过,她也和你一样受过脚伤,如今痊愈了,扔放家柜里,闲着也是闲着,所以我想你大概用得着。只是——”他顿了一顿,“有种迷信说法,病人用过的东西是不能再还回去的。所以,这拐送你,希望你别介意。”“怎么会介意呢?你简直是雪中送炭啊。”我非常高兴地接过拐,试走了几步,真不错!司机也非常欣慰:“你喜欢就好,我就怕你有心理负担。不过,老师就是老师,是相信科学的。”

晚上,我拄着拐在客厅里自由活动,这拐设计得还真到位,腋下的部位处,那位司机的妻子用一块暗红的布各缝制了一块海绵,非常厚实,可减轻腋部的摩擦力。

第二天,这拐已被我用得娴熟。我一上车,司机又从车位上递过一只袋子:“昨天,忘记把零件一并交给你。这是我妻子自己缝的拐套,你把它套在拐底部,可以防滑,家里的地板上用得着。”“谢谢谢谢。”平时能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我此时只会重复地说这两个词。

半个月后,我的脚已渐有起色,肿也退去。我可以自己驾车了。那天傍晚,司机来接我,我特地把准备好的车费一并给他,里面也有我的心意。我感激他风雨无阻的接送,尽管是利益关系,但是他的守时还是让我尊重。特别是他送的特殊礼物,让我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关爱。

事情已过去了一年,每当看到马路上的出租车,我的心里总会涌动一份感激。

十日谈

“打的”故事

“的哥”穿梭道间,发现一段段大城小事。